



（祝青 | 文）艺术家耿旖旎出生、成长、接受教育均在沈阳，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，她也一直留在那里继续创作作品。沈阳又称“东方鲁尔”，“老工业区”的形象深根蒂固。历史悠久的中山广场至今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，马路三处交叉口承载来往车辆，其实早已不堪交通重负。这个城市的表面看起来沉默又坚固，即便新城区飞速扩建，构建的也只是均质化的景观。但沈阳，仅这一座城市便拥有至少41个少数民族，满族、朝鲜族、蒙古族、俄罗斯族、傣族、鄂伦春族等一连串的名字，隐喻了一种“文化共生模式”。因此，这座城市的文化脉搏不止于满铁旧址，更是于街头邻里、市井生活、习俗信仰中的碰撞。

这给耿旖旎的创作埋下伏笔。虽然她曾经有意要与“地方气质”划清界限，因为她不满意拘泥于现实的创作，于是朝向另一个极端方向生长。BANK的画廊主马修曾言，初看耿旖旎的作品，难以分别出艺术家的身份与国籍，甚至性别。借助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及互联网，耿旖旎可以在网络上任意选择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图像，将其转换为自己的艺术。这是耿旖旎的个体化感知过程，也是她与世界对话的方式，有趣的是这种有意或无意的“文化错位”“文化摩擦”所带来的基于现实又超脱现实的视觉表达。她对流行元素与符号的大量运用，又让人联想到波普艺术的华丽。显而易见，她在用个体的思考强化不同文化的差异。

于上海chi K11美术馆举办的“挂塔和完美鸭潭”是耿旖旎第三次个展。展览呈现了她在2017年的最新作品，以及一些装置与早期作品，是对耿旖旎至今创作的一次全面梳理。通过展览，可以看出她近年来的思考转变，这直接体现在展览标题运用“挂塔”这一生僻词汇。“挂塔”来源于传统武术中的技击名词，意为“快速迅猛地破坏对手像塔一样稳固的着力点而使其跌倒”。这是耿旖旎对本土文化，特别是民俗的关注，也是展览的第一条线索。“完美鸭潭”也是展览中的一幅作品，艺术家刻意处理了画面比例，转换了池潭、山脉和鸭子的呈现比例逻辑，鸭子如庞然大物，池潭和山脉则显得有些狭小局促。这是耿旖旎善用的“视觉拼贴”的延续，也是展览的第二条线索，关乎对世界的想象。

整个展览由7个展厅组成，7个章节呈现一个完整的循环。从《惊奇鸭潭》到《惊蛰》《蛇蟒同巢》《劳动与收获》，从《暴虐卡里鲁》到《完美鸭潭》，精心选配的作品陈列次序构成了一个非逻辑性的闭合。耿旖旎的绘画中具备一种强烈的“叙述性”，这种叙述极度跳跃、发散，但其中的隐藏线索不难察觉。与形式主义、极简主义以及观念主义极力避免叙述不同的是，强调叙事性的视觉艺术更接地气。

展览现场图，王潇潇 | 摄



耿旖旎的叙事性又常常与睿智的讥讽、碎片化的社会现象或个体意识相联。因此她也不吝啬地给作品起名《我们总是为节日的盛大而悲伤》《姥爷的情人》《上帝保佑我们工作顺利》等，生动地增加了作品的既视感。“头顶蓝天、脚踏清泉”“富贵险中求”“拿斧得禾柴，张网得鱼虾”等俗语、双关语，甚至是拟声词“呼……呼……”等都频频出现在画面中，连同卡通元素、流行符号，共同缔造了属于耿旖旎的“表情包”。而从《惊奇鸭潭》到《完美鸭潭》，情绪的转变也传达出思考的收弛张力。

耿旖旎曾提到祖母信仰基督教给她带来的影响。此次展览中的《包扎》（2013），原形来自“哀悼基督”（la Pietà），而耿旖旎在基督与圣母上画上了黄色条带，以表警示。这让人联想到2015年耿旖旎的个展“神爱俗人”中木椅上的斧头，自动拉出警戒线的效果。在《暴虐卡里鲁》（2017）中，斧头再次出现，这次可以看见手握斧头的主人是一位蒙面孩童。这种“暴力”的画面具有两面性，对外似乎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，对内又转化为一种所向披靡的气概。这也像是异域的信仰与本地文明相撞时所产生的奇异荷尔蒙，既相互糅合又相互排斥，既有向往又有逃避。耿旖旎的作品由此具备了一种超脱与无界的气质，这也体现在她对动植物与环境的日益关注上。“小鹰芹”系列作品以及“乞力马扎罗的雪”这种充满异域色彩的名字，象

征着一种抽离。“紧密小鹰芹”是生活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植物，某些部位的年龄已经超过3000岁。“乞力马扎罗”则是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以及东非大裂谷以南地区的山脉，终年冰雪覆盖。这是个有趣的意象。虽然展览前言在强调耿旖旎的创作基于现实，但是思维的疆域无界。

出于对现实的态度，《人生赢家》描绘了如何与“boss”玩牌的图景，横批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”，画框左右两侧则分别暗藏了“英雄气概”以及“宿命论者的悲哀”。耿旖旎称自己为“乐观的悲观主义者”，对于在沈阳的艺术创作状态，她称其为“旱地行船”，但是她懂得如何苦中作乐，就如在展厅终章，她用霓虹灯写下“赤手空拳”，下面配上一颗红心。

《索里亚摩瑞亚之城》（Soria Moria Castle）是来自挪威的童话。讲述了一个关于找寻与获得的故事。“Soria”为古希腊语“Sophia”（智慧）之意，“Moria”则指涉《创世纪》中亚伯拉罕朝圣的山脉“Moriah”。找寻索里亚摩瑞亚之城，象征着精神的朝圣之旅，是超越与现实相互交替的斗争。这让人想到耿旖旎的艺术创作。

展览现场图，王潇潇 | 摄